



【卷首语】

美国研究要坚持人民史观

吴白乙

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、《美国研究》主编

一直以来,美国主流媒体都是人们观测美国社会百态和政治走向的重要凭借。特朗普先生的当选,让人大跌眼镜,百思不解,于是便有“媒体失真”一说。特朗普先生入主白宫后,“别了,《纽约时报》”,玩起自媒体,当起“推特总统”,将美国“第四权力中心”指责为“充满谎言的机器”。呜呼,全美众多报业日暮西山,申请破产保护者不乏百年老店。

“后真相”时代的美国,信息过剩与政治乱象如影随形,更是造成专业分析人士的本领恐慌。大凡在近期能见到的美国专家,都频频摇头叹气,不仅是在他们看来,坐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的那个“造反派”出牌太离谱,而且美国社会的加速分化也越来越难参透了。

失去了传统的风向标,美国研究向何处去?

王缉思先生认为,世界政治进入了新的时期,研究的关注点要放在“各国领导层和政治精英遇到了哪些相类似的国内挑战,又是如何应对的”。对此,我深以为是。

中共十九大报告在分析国内挑战时,将当下和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归结为“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”。特朗普在当选前后也一直宣称称为振兴经济,改善民生,需要以“美国优先”为政策导向,用我们所熟悉的中国政治术语来解读,就是以“办好(美国)自己的事”为要务。

时势造英雄。特朗普当选及其执政后屡出奇招,都绝非偶然,而是超级大国疲态过后“顾影自怜”的心理转向和战略收缩的规律性表现。他做出退出“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”(TPP)、巴黎气候协定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大胆之举,固然

对贸易自由化和全球治理进程产生消极影响,却可能同回应降低企业竞争门槛,增加就业,甩开过重而“无用”的国际责任等内部呼声息息相关;他降息减税,吸引美国资本和外国资本回流,固然对新兴经济体造成新的流动性压力,却有望对提升美国投资环境竞争力,扭转产业空心化颓势起到重要作用。在建制派看来,他横征暴敛的“土豪金”难掩对国家形象和国际利益的损害,加剧了美国的衰落。在一片叫骂声中,特朗普却像“打不垮的小强”而愈挫愈勇,美国经济逐渐步入复苏的轨道。

显然,美国政治机理在潜移默化。研究美国要在其政治乱象中保持一份独到的清醒,就要摆脱以往的路径依赖,不能再仅靠浏览华盛顿各政府网站,也不可以为通过遍访著名智库就能知其所然。

“人民,只有人民,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”。艾奇逊对华政策的破产,“是华尔街的‘民意’,不是美国的民意”所致。中外学界未能及时预见苏联的解体,是由于长期将注意力集中于克里姆林宫的“老人政治”,未能深入体察已经陷于意识形态危机的苏联社会和积蓄已久、暗流涌动的民怨。及至今日,“无常”的美国政治叫人看不清,猜不透,原因还是我们没有俯下身子,深入美国基层选区,倾听百姓心声,感受中美地方经济合作的热度,获取一手信息,自然就无法回答“美国制度弹性尚存几何”“中美是否会落入‘修昔底德陷阱’”这类重大问题。

总之,政治乃至媒体可能掺假,人民却不会失真。研究进入“大众政治”的后现代美国,必须超越原有的政治学分析框架,重建以“人民为中心”的理论视野,将研究重心下沉,把观察的触角延伸,从而摸到当下美利坚脉搏的真实律动。让我们到代顿的工厂去,与佐治亚的农场主一起种花生,从人们对格罗弗·克利夫兰总统两届任期表现的褒贬反差中找寻历史的回声……。